



SHUXIN DE RIZI

舒心日子

——刚晓随笔

刚晓 ◎ 著

生活是万花筒，不断变幻出绚丽的人生；
生活如五味瓶，酸甜苦辣皆在其中。
有的人生活得很幸福，有的人生活得很痛苦；
有的人活得恬淡，有的人却烦躁不安。
哲学家思考它，艺术家美化它，宗教家超越它……



甘肃民族出版社

刚晓
◎
著

SHUXIN DE RIZI

舒心
的
日子

——刚晓随笔



甘肃民族出版社

I267.1
G08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舒心的日子: 刚晓随笔 / 刚晓著. —兰州: 甘肃民族出版社, 2010. 1
ISBN 978-7-5421-1669-7

I. ①舒… II. ①刚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07041号

书 名: 舒心的日子——刚晓随笔

作 者: 刚 晓 著

责任编辑: 刘新田 张文海

装帧设计: 王林强

出 版: 甘肃民族出版社(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)

发 行: 甘肃民族出版社发行部(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)

印 刷: 甘肃北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 7 插页: 2

字 数: 182 千

版 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~600 册

书 号: ISBN 978-7-5421-1669-7

定 价: 20.00 元

甘肃民族出版社图书若有破损、缺页或无文字现象,可直接与本社联系调换。

邮编: 730030 地址: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 网址: <http://www.gansumz.com>

投稿邮箱: liuxintian@yahoo.com.cn

发行部: 葛慧 联系电话: 0931-8773271(传真) E-mail: gsmzgehui3271@tom.com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◎ 目录

- 出家人，也是人 / 001
高处不胜寒 / 003
榜样·偶像 / 005
“和尚”这个称呼 / 007
该咋说呀出家人 / 009
坐禅，然而无开悟！ / 011
又是一年 / 013
天天天蓝 / 015
朝阳为谁而升 / 017
寻回佛教精神 / 019
中国佛教两千年 / 021
佛教究竟有什么用 / 023
明白焉？糊涂焉 / 025
可叹百年望春花 / 027
后周世宗废佛诏 / 029
职业·信仰 / 032
完全正确，毫无用处 / 034
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 / 036
佛面·僧面 / 038

◎ 目录

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 / 040

哪本书上有这样的规定 / 042

佛教为何传入中国 / 044

圣人不死，大道不至 / 048

恩师绍梵上人塔铭 / 050

佛门人的品格 / 052

和尚的脾气 / 054

佛性·人性 / 056

禅，要被禅书害死了 / 059

念叨师父 / 061

戒律是重要的 / 063

郑重的闹剧 / 065

满眼尽是陌生人

——首届国际因明学术研讨会直观印象 / 068

那一刻，我有些手足无措 / 070

灵山记 / 076

拜九华 / 078

爬山寻禅无故事 / 082

甘露寺闲话 / 086

一九九八年五月十二日 / 090

灵山会上佛菩萨（节选） / 095

学风是我们学院的命脉 / 109

把宗教批评请到台面上来 / 115



◎ 目录

仁德法师要枪毙我

——纪念仁德法师 / 120

足迹 / 129

舒心的日子 / 133

佛教教育好困惑 / 137

《肉身和尚集》后记 / 145

面对 SARS / 147

研讨会现场点评《高僧辨才》 / 150

在纪念延寿大师诞辰 1100 周年研讨会上的报告 / 153

《因明》杂志开篇语 / 159

岂将文章误众生 / 161

纪念义天大师诞辰 950 周年研讨会的几件琐事 / 164

《宜阳灵山寺历代诗词选编》序 / 169

在石经寺研讨会上的发言（选） / 171

神圣的归于神圣，平凡的归于平凡 / 173

怎么理解禅宗公案 / 175

圆满不是万能 / 177

修改我们的行为 / 179

账（因果）要分开算 / 183

念佛要注意出现的境界 / 186

中国化的佛教 / 190

怎么看待佛教内部的争论 / 196

佛教犬儒问题 / 200

◎ 目录

老和尚也会生病 / 208

佛教是怎么说孝的 / 211

为什么只是指出现象 / 215

随顺家人还是随顺佛法 / 217



● 出家人,也是人

出家人,也是人!

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出家人是人——普通意义上的人——证圣的出家人不能说没有(绝对是有的),但微乎其微。

然而,世俗中的大多数人,他们心中想的,梦中盼的,无一不是证圣的出家人。因为,目下的现实中,存在着太多太多的不尽如人意,证圣的出家人可以作为一种如大山般的依靠。

请看,有多少信徒、准信徒,他们一望见赫然名僧,无不虔诚礼拜;一遇见对自己脾性的少年沙弥,无不给予极度的呵护期望,甚至超出了在家信徒与出家师父之间应有的界限(很可能由此种下祸因)……这些信徒,严格来说,是迷信者——中性的迷信——佛教这“佛陀对九法界一切众生所施的圆满至善的教育”可以说是被他们善意地误解了。这是整个佛教的悲哀!

出家人,也是人!

在出家人所组成的这个僧团之中,优秀者所占的比例绝对比在家圈中优秀者所占的比例大——人格意义上的优秀,尽管优秀是一个抽象的概念。要不,为什么称作“出家人”——出家人就有别于在家人。

好的在家佛弟子——也可以包括非佛教人士,只要是好的——都可以看得出这优秀的一面,毕竟出家人整日耳闻目睹的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是净言(这个比例相对于整体来说,是很了不起的)。

出家人，也是人！

故，出家人也有人道众生的共同之处——这是共业——在出家人所组成的这个僧团之中，也有许许多多不完美不如法的地方，要不，为什么只称“出家人”（严格来说，应称比丘、沙弥）——“和尚”可不是任何一个剃下了头发的人都可以拥有的称呼。

明理的在家佛弟子都明白：出家人可以超凡入圣（在家人也可），但并不是已经超凡入圣；希望出家人超凡入圣，但并不苛求任何一个出家人目下都达到证圣的地步。

真正的在家佛弟子都懂得：有缘值遇佛教是理想的大幸——有了可以依赖寄托的港湾；碰上麻烦的出家人，则是现实的不幸，理想与现实隔着一段永难抹平的距离——距离大小随人而异——一切的幸与不幸尽皆包含。

如此而行，对信徒来说，是明智，对佛教，则是幸运。

正因为现实中有不如意，故把佛教作为可以依赖的理想港湾，这绝对错不了。但僧团中也有不完美不如法，所以，每个人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，而不是去苛求每个出家人都成为理想的化身，每个出家人目下都证圣位。这不但公平，而且希望太极，则“声绝”失望。那时，梦中的理想一倒塌，我们的灵魂则要如“孤野游鬼”般飘弋。

出家人，也是人！





● 高处不胜寒

真正的出家人应该是孤独的。请看最早的禅定方式——趺坐、经行，在山林间冥想，在山林间徘徊，只有山林才是广大的精神养料库。现在旅游事业发展迅速，求己解脱者只能如唐大梅法常禅师：“既被世人知住处，又移茅舍入深居。”因为“为僧只合居山谷”（古德，佚名）、“城市不堪飞锡到”（唐·韬光禅师）啊。在这山林之中，潜心所向，眼不见滚滚人流，心不惑于横流物欲。因为我们都是凡夫，不可能不受外界影响，故不得不强行关闭耳目。这已经很难做到了，却更有那莫可名状、亘古渺茫的深层内心孤独，这孤独感逼得我们这些没有道行的凡夫出家人最怕闲暇，只敢忙忙碌碌，不然，那种根本的孤独感则会趁隙而入。

应该说，随着出家时间的渐长，功夫的日进，在一定的阶段之内，会愈加难言。初时，倒可以胡言乱语：“因为人各有志，道路才有了种种，世界故而才五彩缤纷……人从单纯的生存意识到情感意识，进而发展到宗教意识，这才算达到了人类意识的最高层次……我们只有放弃以前拥有的，才能既往不咎地迎接……”然而现在，却已经绝少开口，说不清是不愿，还是不能。凡也罢，圣也罢，实在是难以应付这世间的纷繁。

五代后梁的契此和尚，整日里背个布袋，疯疯癫癫，临终说偈曰：“弥勒真弥勒，化身千百亿，时时示世人，世人自不识。”契此是弥勒化身，自然一切放得下，然而，他没有在这人世找到一个可以

嗣法的弟子，只能给众人结结善缘。还有济公禅师，开悟时的偈子气势磅礴，入灭时的偈子却落寞：想找一个可以嗣承大法的弟子是多么不易。

契此、济公都是得道的圣人，只有他们，才能实实在在地真切体会到潇洒的孤独，有了这情感，才能激发悲心，进行大道。我们，谈不上！

老族长想知道哪个人最勇敢，让小伙子们去登山。第一个小伙子兴高采烈地回来了：“我看见山上鲜花灿烂，很漂亮。”他到的只是山脚。第二个小伙子满身疲惫地回来了：“十天来我走呀走，结果只见到一些低矮的松柏。”他到的只是山腰。三个月后第三个小伙子衣衫褴褛、跌跌撞撞地回来了：“我见到的是一片迷惘，仅几只鹰在盘旋，除此无他。”只有他才是真正的到了山顶（有些地方述说这故事有稍许不同）。这故事蕴含的哲理是很明显的，毋庸赘述。但高到极处，若悟不到冥冥之禅性呢？苏大学士一声慨叹，“高处不胜寒”。我们呢？

万法因缘所生，因缘以特殊的方式如影随形，印证着我们的精神情感。

得有心理准备：高处不胜寒。





● 榜样·偶像

一位先生问老和尚：“你们把泥巴、木块、金属……做成‘佛、菩萨’的模样，然后对着他恭敬礼拜，这难道不是偶像崇拜吗？”年轻人这话儿挺逊的！这极其外行的诘难，颇具“挑衅性”。

老和尚回答：“噢，那并不是我们崇拜的偶像，他只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”这答案很柔和，但实在是妙极了，因为——

一个人，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在一定的阶段（或时间阶段，或位次阶段）之内，若心中长存一个“榜样”，保管可以促使你时时精进向上，完善自己的人格；但是，如果在心中为“偶像”保留一席之地，则恐怕你想要上进，它也帮不了什么。

一个小孩子，第一次随妈妈来到庙中，他围绕佛像一直转呀、看呀：“这就是佛？与我一样呀，那我也要做佛！”母亲惊赫得连叫“罪过，罪过！”后来这小孩翻看佛书：“噢，人要经过精勤修习才做得了佛。”于是出家，各方参礼，把佛陀当做修行的榜样，“上下罗浮，往来三峡间”，最后终成一代祖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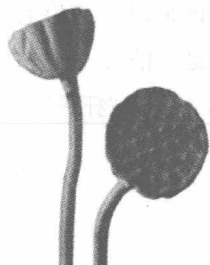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这是关于石头希迁的公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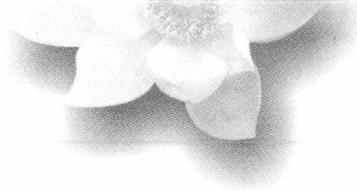
有一个虔心向佛的老婆婆，平日的功课是诵念一句“唵嘛呢叭咪牛”。随着诵念功夫的加深，神异的事情发生了：老婆婆住的茅屋被（pi）上层层光辉。应该来说，这位老婆婆把咒语“吽”念做了“牛”，仍得灵异，凭的就是“信”，佛教中“信”的程度不是泛泛的信，一般的信，而是执迷的信，“狂热”的信，那程度比之目下“追

星族”的狂热更是望尘莫及，比“追星族”对于明星的“偶像崇拜”更甚。单有这“信”是不够的。佛，两足尊，智慧最重要。老婆婆这一生得灵异可以，但若再没有其他殊胜因缘，要成佛做祖是绝不够的，因为在她心目中，佛只是偶像。

说穿了，榜样与偶像的本身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，有区别的则是我们自己。一个人在某个领域有了成就，甲看到的只是他所取得的成就，并对他大加“锦上添花”的崇拜，达到了狂热的程度。如此一来，这个人在甲的心目中就成了“偶像”。心中存有偶像，必然为他而付出痴情，甚至把人生的一切作为赌注压在偶像身上，这样，失去了自己的人格、尊严。当然，不是绝对，像前边引述的那位老婆婆，从长远来看，至少来生不会堕落。而乙呢，他看到的，不光是这个人现有的成就，而且没有忘记去看他沧桑的过去，看他向命运挑战的勇气和毅力，并且从这个人的身上汲取到了激动人心的思想精髓，为自己增添了一份生活的信心。如此，这个人在乙的心目中则是“榜样”。老人家说过：“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”也只有榜样，才能使你迅捷地上进，所以——

把对象当做榜样！





● “和尚”这个称呼

应该说，“和尚”本是个很尊贵的称呼，绝不是随便哪一个人，只要剃下了头发，披上了僧衣，能够熟练地念几卷经文，就可以拥有这个称呼——它不仅仅是一个表相，没有一定的修持功夫，不能使世人仰之弥高、产生敬仰的，绝不是一个真正的和尚。本来，和尚的要求就不仅仅只是外表的威仪具足，更是要内心达到“识心达本，解无为法”的境界。故，和尚是人天师表，他的所行，应该有一定的示范性；他的所为，应该有一定的导向性；他的所做，应该有一定的“诱惑”性……在世人心目中有一定地位的和尚，他的言行也一如他的名声，令人发自内心的佩服。因而，和尚实际上是一个大众化用语，珍惜这个称誉，就是对世间负责的表现。

然而，由于根机的不同，“和尚”这一称呼在人们的心目中被贬损了。当然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。在悉达多将成正觉时，波旬有言：“我要让魔民们穿上佛衣。”可见，现僧相的不见得就是和尚，说不定是外道、是魔。像这样的人，一定有特别的本事，不然，他们为什么登高一呼，会有成千上万人呼应？

某沙弥，自称得道，到处给人“灌顶”，有许多人趋之若鹜，这些人过后发现并无灵异，反而对所有光头者生厌，获下大罪。

某新戒比丘，不识药理，不明医道，使尽异术，给人治病，他凭的是相信虔求佛陀，终有感应。不错，佛陀慈悲，但不知因果哪个能逃！

.....

佛教的衰微，固然有各种因素，“邪师说法，如恒河沙”，而且佛教教团现在存在着不足，一切的一切，贬损了“和尚”这一神圣称呼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。

造成这种情况，也与社会有关。我们有着几千年的宗法制封建时代，在那个时代，佛教只是舶来品，排外情结使得我们屡屡地排斥佛教。直到现在，这种情结仍然存在。前段时间某电视台播放《三个和尚》，某经济晚报的《佛门中的“公关小姐”》等等，虽然这些事件在佛教界的干预之下，都得到了处理，但同时也说明了，目前佛教还处于关键时刻，怎样抓住机遇，是佛教界面临的课题，同时还要明白，国门已被彻底推开，各种思潮都要传入，对于佛教，以后再不能继续排斥。

还有某些人物，总在标榜“我是大乘”，要度化众生，所以要入世随俗，这些人物，若真是入世而不被尘俗所化，保持洁身自好则好。莲花出污泥而不染，这是一种境界。自己是“和尚”身份，若过多地做一些拖泥带水的事儿，这不但显不出“菩萨”精神，却让人怀疑你是个与世俗无异的痞子，这人若只是初剃发还则罢了，但当我们听到一些大有名气的法师们如此时，心中真有说不尽的苦辣酸甜。

让我们尊重“和尚”的名号吧！包括社会各界以及我们自身。





● 该咋说呀出家人

自从搬到楼上以后，就再也享受不到那雨打芭蕉的诗情画意了，现在，我只能呆呆地站立窗前，默默地看那高大的金钱柳在恣意肆虐的编号台风中瑟瑟发抖……人的思绪真的是没个确边儿，我想到了这么一个问题：出家人是什么？

前一段时间，号称“千里独行客”的我“巡视”了一番北疆：内蒙古、甘肃、宁夏、新疆，再加上中途未曾停留的河南、陕西，一路行程，到底有几多远近，说不确切。但这一路上的经历，尴尬多于自在：在城市、在乡间、在港口、在车站……几乎到处都可以碰到一些意外场景。出家已经这么多年，我早已“修炼”的习惯于坦然处之、见怪不怪了，但过后仍旧会不由自主地扪心：这到底是怎么了？

本来，一切存在都有其合理性！这世间既然需要佛教，那么（大众意义上的）和尚就不应该显得特别。何况佛教自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，到现在已经两千年了，若两千年的时间沉淀还让人感到出家人很“特别”，那我们就真得回过头来审视一番自己了。

记得1993年我们在课室上讨论过：出家后的自己，社会地位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，结果明显地偏向于下降。说实在话，比如我，未出家时只是穷学生一个，根本谈不上有什么社会地位，我们当时讨论的只是：在社会上受不受歧视。为什么我作为一个纯粹的索消费者（学生）时可以不受歧视，而现在来回报社会却反而受到大众的歧视呢？这道理怎么也想不通。

有一段时间，我头脑中常出现一个幻觉：我是如阮籍、嵇康之类的大贤，故而这个污浊的社会容不得我，我们超脱了这个肮脏的世界，实现了生命的自由，值得自豪。这么一想，心中也就释然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听多了“众生颠倒、愚痴”，给出家人定位的问题又渐渐泛起。这关系到出家人的人格建设！

最近几期《甘露》，我们都在尽力地剔除出家人头上的圆光，那只是骗众生的瑞相，是第六根手指！外人认为出家人特别（贬）、神圣（褒），这是误会，出家人自称大贤则是傲气而非傲骨。出家人也是人，有着各自的业力，与一般人较起来，有着各自的短长。中国的传统强调真善美的一致，佛法是圆满的，就要求出家人尽可能地人格完美。我们要还原出本来面目，但绝不能媚俗、琐屑、卑靡、无聊。

故，从时下的佛教现状来看，有必要分清出家人与伪出家人。真正的出家人正视自己、也正视他人；钟爱自己、也钟爱人类；欣赏自己、也欣赏世界；拥抱自己、也拥抱时代。而伪出家人呢？往往以最出世的宣言以求得最入世的获取，以最反权威的姿态来掩饰最强烈的权威欲望……

理想的出家人应该是人类精神的导师，这个定位被出家人自己背离了，本来众生内心中那一阵阵的不安全感在躁动，他们在寻求一个依怙，难道真的“师父不作怪，居士不来拜”？这是正信的佛教吗？

